



张露萍烈士塑像

那是1985年深秋的一天，抗日英烈张露萍雕像在她的家乡崇庆县（现崇州市）蜀画池举行揭幕典礼。那会儿我在驻地某部任新闻干事，攥着刚写好的通讯草稿，火急火燎赶往揭幕现场，想补充一些在场感观。可一见到阳光下熠熠生辉的汉白玉雕像，一下子就把我拽到了她的故事里。

作为2011年热映的谍战剧《旗袍》主人公关露萍的原型之一，张露萍，原名余薇娜、余家英，化名余慧林、黎琳等，1921年生于四川崇庆县。她本可以选择安稳的人生——生于书香门第，天资聪颖，若循规蹈矩，或可成为闺阁才女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山河破碎，民族危亡，16岁的她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，加入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”，在成都街头高呼，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当年冬，在成都“抗敌后援会”和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车耀先同志的帮助下，张露萍与十余名进步青年秘密离开成都，跋涉千里奔赴延安。

初到延安的她，对一切都倍感亲切。她勤奋学习，刻苦锻炼，积极劳动。在陕北公学和“抗大”，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。她酷爱文学，擅长唱歌、演剧、写诗、作画。她积极参加文艺演出，主动办墙报，每晚集会，各单位唱歌，都让她指挥，而且喜欢她指挥那首流行的抗战歌曲《干一场》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她总是落落大方地站起来，挥动着她那有力而灵活的双臂，上千人聚精会神，引吭高歌：“河水水，黄又黄，东洋鬼子太猖狂……这样

风采

# 永不凋零的石榴花

□黄世海

崇州的夏天总带着湿润的雨露，张露萍广场上，那座汉白玉雕像静静伫立。她身着素雅的旗袍，目光坚定望向远方，仿佛仍在凝视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。每逢石榴花开的季节，总有市民自发前来，擦拭雕像上的尘埃，献上一束石榴花或者菊花。而我，作为当年雕像揭幕时的见证者，每每驻足于此，耳边总会响起她那浓浓的四川话：“要杀就杀，莫碰我的头发！”这股硬气，让我热血沸腾！



1984年，张露萍等七人被移葬到重庆息烽烈士陵园

活着有啥用啊，拿起刀枪干一场。”因她指挥《干一场》的激昂歌声，战友们亲切地称她为“干一场”。

陕北的风沙磨砺了她的意志，“抗大”的号角坚定了她的信仰。1938年10月，17岁的她庄严宣誓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，参加了中央组织部举办的干部培训班。之后，分配到延安文联任秘书工作。这期间，她同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陈奇宝（即李清同志，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）结成革命伴侣。不久，中央组织部、社会部决定派张露萍赴重庆工作。

1939年秋，新婚不久的张露萍接到南方局的秘密任务——潜入重庆军统电讯总台，建立地下联络站。临行前，她与丈夫李清依依惜别，这一别，竟成了永诀。

在重庆，她化名“张露萍”，以军统电讯人员张蔚林“妹妹”的身份，在牛角沱租下两间平房，作为秘密联络点。白天，她是天真烂漫的“军统家属”；夜晚，她是冷静果敢的地下党书记。她与张蔚林、冯传庆等6人组成特别支部，将军统的电台密码、特务名单、潜伏计划等绝密情报，源源不断送往南方局。

1939年底，戴笠密派特务潜入陕甘宁边区破坏，张露萍小组截获密电，连夜破译，使三名特务刚入边区即被抓获。蒋介石震怒，戴笠哀叹：“这是我同共产党斗争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！”

1940年3月的一天，因张蔚林操作的发报机一支真空管被烧坏，暴露了线索，军统

大肆搜捕，7人全部被捕。戴笠亲自审讯，酷刑用尽——钢鞭、烙铁、老虎凳、电椅……，张露萍遍体鳞伤，却始终未吐一字。狱中，她仍设法传递情报，甚至智破敌人“假释钓鱼”的阴谋。当特务故意让她路过曾家岩周公馆时，她目不斜视，保护了南方局机关。

1945年7月14日，息烽集中营看守假称“释放”，她却平静梳妆，换上最爱的浅咖啡色连衣裙，戴上红宝石戒指，对难友说：“我们活得亮亮，死，也要死得堂堂。”刑车上，她高唱《国际歌》，枪响前怒斥刽子手：“笨蛋！朝我胸部开枪！”牺牲时年仅24岁。

张露萍因身份隐秘，她的英名一度湮没。1983年，经叶剑英和陈云证明，张露萍终获平反，遗骨迁葬快活岭烈士陵园。《红岩》书中“疯老头”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为其题碑：“少年赴陕，献身革命……一代英烈，肝胆照人。”她的名字，被列入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斗、为国捐躯的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。如今，由重庆市歌舞团创作的舞剧《绝对考验》再现了她的传奇，重庆的楼梯、火锅、码头成为舞台背景，而她的事迹早已家喻户晓，永远成为人们最鲜红的记忆。

前些日子清明节，我们几个老兵去拜谒雕像。老赵感慨道：“四十年啦！当年咱们几个在《战旗报》修改你写的通讯，你生怕我们删掉她的英勇事迹！”老李接着说：“是啊，你写的通讯发表后，在部队引起强烈反响，不少驻军还纷纷组织官兵去雕像前开展缅怀活动。”

我们正谈论着，突然有人凑过来问我：“你说，这姑娘是该穿阴丹士林布旗袍，还是该穿灰布军装？”我盯着她生平简介里“军统电讯总台”几个字，一拍大腿：“你就照着国统区贵妇的样子，但在什么地方得藏着那颗五角星和一朵石榴花！”我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个老者正对着汉白玉雕像在画张露萍的画像。

这让我想起她在狱中写的绝笔诗《七月里的石榴花》：七月里山城的石榴花，依旧灿烂地红满枝头。它像战士的鲜血，又似少女的朱唇，令我们沉醉，又让我们兴奋。石榴花开的季节，先烈们曾洒出了他们满腔的热血，无数鲜红的血啊，汇成了一条巨大的河流！这七月的红河，冲尽了民族百年来的耻辱与仇羞，我们在血海中新



张露萍烈士的故居位于崇州官保府，现已迁往崇州市崇阳街道东大街。

生，我们在血海中迈进。今天胜利正展现在眼前，我们要准备好准备着更大的流血，去争取前途的光明……

是啊，在张露萍笔下的石榴花开得像燃烧的火焰，它要烧毁黑暗的牢笼。当年行刑的7月，息烽山坡上确有成片的石榴树，被俘的刽子手后来回忆，她倒下时，有花瓣落在她未阖的眼睑上。

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，也是张露萍烈士殉难80周年。“七一”前夕，我们再次相约去给雕像除尘。当我们带着软毛刷、抹布和清水来到雕像前时，一位老漆工正在给基座上的简介描红，当他听我讲“军统电台七烈士”故事，张露萍在走向刑场的路上，她将婚戒戴回手指，用心打理着自己，她梳起了自己最喜欢的发型，还在狱友的帮助下，将后面的头发梳得尽善尽美……老漆工听到这里，不料手一抖，把油漆全洒在自己的衣裳上了。他边抹着油漆边哽咽道：“她死时……比我的孙女还小两岁！”是啊，正值青春年华的张露萍就义时，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，仅仅差32天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张露萍等七位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才为人所知。他们在贵州息烽县杨朗村牺牲，尸骨迁至张露萍等七烈士纪念馆。崇州市人民为了缅怀家乡儿女，为她雕了塑像落成在蜀画池公园内，于2001年7月14日，在她英勇就义的那天迁至现在的露萍广场。

当我们举着抹布，准备给雕像擦拭灰尘时，一道晨光瞬间穿过雕像的鬓角，折射出一丝彩虹，在石面上滴出一道蜜色的光，宛如戒指的金属反光。旁边老赵举着长焦镜头直喊：“快看！”露萍广场边传来孩子们的歌声。我摸着基座上老漆工刚描好的“张露萍”3个红色大字，突然觉得，80年前的枪声早已化作了尘埃，可她的“头发”永远保持着被延风吹过的弧度。那“发丝”里，有华北前线的硝烟，有永不消逝的电波，更有一个用热血写成的、永远鲜活的传奇。

雨又落了，我轻轻拂去“发丝”上的水珠。八十载光阴流转，她的笑容仍如石榴花般灿烂——“无数鲜红的血啊，汇成了一条巨大的河流！”浩浩汤汤，奔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



烂漫桐子花。

宁静。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，心中满是对桐花的担忧，不知道那些美丽的花朵能否经受住这场风雨的考验，明天是否还能看到它们的身影。

次日，第一缕晨光刺破云层，洒向大地。我迫不及待地起身，前往桐花谷。只见夜露在花瓣上凝成晶莹的水晶珠链，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光芒，满树桐花依然绽放笑颜。仿佛诉说它们丝毫不畏惧环境的艰难。此时，我突然明白了这些桐花为何在如此贫瘠的土壤开得如此灿烂——桐花的花语是坚韧与守候，它们生长在贫瘠缺水的山间，将整个春天的等待凝聚成了初夏的绽放，就像化石村在时代洪流中固执守望的乡村建设者们。坚守着对家乡的热爱，默默付出，克服重重困难，只为在合适的时节，让家乡绽放出属于自己的耀眼光芒，让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。

他们是乡村的守望者，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对家乡的深情，守护着乡村的希望与未来，就如同这初夏的桐花，在逆境中绽放，在守候中坚持，克服困难，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！



Literature&Arts

锦水

08

成都日报

锦观



2025年7月1日 星期二

情感

## 屋顶芦荟

□王半路

芦荟如何上了屋顶，并在上面安营扎寨，自成一派风景？这要从很久以前说起。

那时的芦荟还养在屋内。屋子位于一楼，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。父亲不知从哪儿弄回来一株深绿的植物，告诉我一个新鲜名词“芦荟”，覆以泥土，栽种在一个外壳印染着大红色的洗脸盆里，放在客厅角落。一段时间过后，洗脸盆就不够芦荟伸展旺盛的“手足”了，原本细巧的芦荟，叶片开始变得饱满，泛着油亮的光泽，新叶不断抽出，层层叠叠，像一只长着无数触须的大章鱼。于是父亲连盆将它移到了室外。室外刚好有一个长方形的小花台，那儿成为芦荟的新家。

说是新家，其实它和流浪猫狗差不多，甚至还不如。寒来暑往，风里雨里，即使天天从它身边走过，我也渐渐视而不见了。父母将我留在老房子，搬去别处居住那天，做了一个“多余”的动作——把那盆外锈蚀、长势茁壮的芦荟举上了屋顶。那不过是储物间顶上两平方米的水泥板，像块被遗忘的灰色补丁，上方开闢敞亮，紫帘着二楼阳台，斜下方是杂草丛生的小花台。

这样一来，寻常日子里忙这忙那，我更不会留意一盆上了房不值的植物。有时躺在卧室浮想联翩，余光不经意间扫过窗台，总是掠过一团不规则的黑影。它垂在水泥板边缘，一时看不清是什么。尤其夜里关了灯，夜色中，好几次觉得那儿是不是停着一只巨大的不明生物，再定睛一看，回过神来，恍然明白那是芦荟伸出屋檐的一部分，它竟然如此繁茂了！它从洗脸盆跃起，不知用了什么手段，高低不平相连间，几乎覆盖了整个屋顶，将那儿变成了一片小型森林。惊奇很快从我心头抹去。植物的生命力我是见识过的——比如院门口那棵上百年的皂荚树，曾在狂风暴雨中折断一半的枝干，如今依然在春天舒展着像雨又像雾的绿枝。就让它随意占据一隅吧。

小花台在去年小院改造时拆除了，里面的植物不知去向。院子新建了几处花园与花廊。栽种薄荷、木春菊、赤楠等各色花木，新添了小院别样的风致。至于屋顶的芦荟与墙壁上的爬山虎，水泥板上的苔藓、野草野花一样，施工人员并没有动一根手指头。除了父母，杨姐是唯一触碰过芦荟的人。

那天中午，我刚走向单元门，杨姐迎上前：“我帮你收拾了一下枯叶，还取了一些拿回去栽。”我这才注意到院子地上尚有未扫干净的茎叶，而屋顶的芦荟似乎也的确被细心拾掇了一番。她花时间去栽我就为了这件微不足道的事吗？我颌首一笑：“好的，谢谢你！尽管拿去栽。”先前还有点紧张的她，神情松弛下来，一再称谢。

杨姐是院里的新业主，住在另一栋楼的一楼。她曾告诉我，年少时考上了大学，却因为家贫止步于大学校门。她的老公前几年因病离世，她与儿子一家共同生活。她的儿子经济宽裕，做着生意，开着好车。她闲不住，总爱骑着一辆二手电三轮，把各种废品拉回小院，分类整理后再拉出去出售。几个老邻居不理解的行为，甚至让我阻挡她的车进入小院。我当面应付那些婆婆大爷，背过身给她出主意：“找一块大塑料布盖住呀，这样别人就看不见了。”她领会了我的好意，真那样做了，但是逐渐地，她很少开那辆三轮车了。为了搞好邻里关系，她从小乡歌来时令蔬菜、核桃、李子等，分装小袋赠送给小院住户。

最后相见，是在她患病的日子。她像秋风刮过的芦苇，拄着拐杖，颤颤巍巍沿着小院的墙根漫步，或在椅子上坐一会。见我停下，她精神一振，总要与我聊聊天，聊彼此家里孩子的近况，或我们共有的芦荟；但工作繁忙时，我只能点头匆匆走过。如今回想，那些我快步离去的背影后，不知藏着她多少欲言又止的活活和无奈的叹息。

某个早晨，小院晨雾还飘浮在桂花树间，一辆救护车悄悄开到杨姐家门口。前一天夜里，她平静地离开了人世。

自那以后，我好几次独自站在屋檐下，望向叶片如利刃、似梭镖的芦荟，凝视看得见的翠叶和看不见的深处。那片片向上生长、边缘锯齿状的植物，曾一度被我误认为怪物；那丛丛簇簇丰润的叶片之间，冒出橙红色像稻穗似的小花；最终得知，它有一个极其动听的名字：不夜城芦荟。就此，在墨黑的夜里，一抬头，我会望见芦荟如月光洗过般的蓝，仿佛又听见杨姐轻声说：“我帮你收拾了一下……”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风物

## 桐花的守望

□周萍

初夏的风裹挟着未散尽的虫鸣余韵，天际已悄然升起一弯银月，月光为五龙山镀上一层朦胧的纱衣。我们一行人踏着暮色启程，细碎的脚步声惊起林间沉睡的落花，像是在诉说着一段即将开启的奇妙故事。

晚饭后，大家兴致勃勃地决定夜游桐花谷，期待能收获与白天截然不同的独特体验。化石村党委书记林繁和五龙书院创始人杜光泽先生热情满满，主动请缨为我们带路。从村子到桐花谷的山路有一定距离，要先乘车前往停车场后步行上山。

蜿蜒的山路如一条盘踞山间的巨龙，道路狭窄，许多地方仅容一辆车勉强通行。途中，对面驶来一辆车，两车狭路相逢。林书记没有丝毫犹豫，迅速跳下车，熟练地指挥对方倒车。重新上车后，他一边小心翼翼地驾驶，一边向我们解释：“现在五龙山桐花谷的名声渐渐传开了，来往游玩的游客越来越多。可这条路实在太窄，我们必须对游客的安全负责，得想办法把它拓宽才行啊。”话虽简短，满是对游客的关切和对家乡发展的担忧。

抵达停车点，我们在林繁的带领下开始登山。夜色中，上山阶梯旁一块石碑静静伫立，上面“桐花谷”3个大字在月光下若隐若现。夜晚大家带着手电筒沿着山路缓行，手电筒的光芒扫过石阶缝隙，蜷缩在那里的紫花地丁微微颤动。“好奇怪，这几天咋还有桐花呢？前段时间各地的油桐花就开得轰轰烈烈，我记得油桐花应该是4月中旬，这个时节本该是油桐花结果的月份。”我望着被月光染成银白色的山径，忍不住开口询问。

话音未落，忽然有雪片般的影子掠过眼角。仰头望去，整座山仿佛被施了魔法——大片白色油桐花正以错时令的盛放姿态倒悬在枝头，月光将五瓣花影投射在青石板上，像无数只舒展翅膀的白鸽。这违反时序的奇景让夜游队伍里响起此起彼伏的惊叹声，令人惊叹的更是那散落满地的白色花瓣，手电筒光和手机灯光齐刷刷一起照在地面，地上的花还在夜风里飘舞滚动。树上不时落下一朵，有人一伸手就接住一朵飘落的花瓣，那抹莹白清新的花瓣竟比春日的还要鲜润。

“这是五龙山特有的野生木油桐，开白

花，红蕊，雌雄同体，结的种子可以作为油料作物。”林繁用手机照在一株开满花的大树上。“你们看这些树干，是不是比普通油桐高大粗壮许多？”手电光柱里，暗褐色的树皮裂成龟甲纹，盘曲的根系如苍龙之爪楔入岩缝。夜风拂过树冠，又一阵雨簌簌飘落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冽的清香，沁人心脾。

我们跟在林繁后面穿过嶙峋的巨石，他笑着说，“这些石头都是本地特产，我们村山高坡陡，道路难行，不利于发展养殖业，只有一些采石的企业。禾加镇距离县城太远，历来就缺水，尤其是化石村，山上到处都是奇特的巨石，有地质专家来研究探访，据说是几万年前海棠田时地壳运动留下的遗迹吧。大家可能想不到，缺水的季节，整个村里的人只能去溶洞口或溶洞里面取水，很多住在山上的人家，为了担一担水，得往返两三个小时。大家苦不堪言，很多年轻女子一长大就远嫁他乡。我们一个小小的村子，拼命考大学出去工作的就有100多人。”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。“后来也不知道是哪一年，村民发现五龙山山谷里有一大片30-40多年树龄的油桐树，整个五龙山估计有2万多株。这种木油桐和平常可见的油桐树有点差异，它在初夏开花，白花，花蕊淡红。雌雄同体，风一吹，满地都是白色花瓣，特别好看。”说到这里，林繁的眼中闪烁着光芒，“近年，我们每年都组织村民种植木油桐树，陆陆续续种到了上万株，可惜成活率太低，活下来的不到1000株。不过这种树野生的长势特别好。”

在林繁边走边讲解的过程中，我们了解到，自从发现这大片的野生桐花树，整个村子都兴奋不已。五龙山本就拥有原生态的美丽风光，那些形态各异的巨石，再加上初夏才陆续绽放的桐花，构成了独特的景致。于是，大家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宣传五龙山的美景。2013年9月，林繁就像村里一批曾经拼了命想逃离农村的伙伴一样，在外漂泊多年才发现，其实内心最放不下的还是故乡。于是放弃了在城里经营得风生水起的建筑业务，回到家乡参加村上换届选举，并被群众推选为化石村党委书记。从那一刻起，他就心里暗暗发誓：一定要

改变化石村的贫困面貌，让村里的群众过上好日子。

此后，便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探寻发展之路。林繁带领村“两委”干部开始积极行动，他们主动邀请外面的公司来开发旅游项目。而为了更好地宣传家乡，努力学习摄影、剪辑视频，成为了一名热爱摄影的“行家”。他家客厅里摆着一个巨大的话筒，我非常好奇，一打听原来是一位艺术家朋友，为了更好宣传家乡，努力学习摄影、剪辑视频，成为了一名热爱摄影的“行家”。他家客厅里摆着一个巨大的话筒，我非常好奇，一打听原来是一位艺术家朋友，为了更好宣传家乡，努力学习摄影、剪辑视频，成为了一名热爱摄影的“行家”。他家客厅里摆着一个巨大的话筒，我非常好奇，一打听原来是一位艺术家朋友，为了更好宣传家乡，努力学习摄影、剪辑视频，成为了一名热爱摄影的“行家”。

我们在返回的路上，月光依然温柔地照在山间，山路两边都是马尾松和合欢树，夜风吹来草木松树混合的香味，空气清新，每个人都忍不住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走进花影斑驳的桐花树林，数十株油桐树在山谷长成环形，枝丫在空中织就花穹。最大的那棵主干已经中空，裂缝里探出几簇嫩绿的蕨类，树冠却依旧擎着层层叠叠的花盘。黑暗中，我们站在观景台俯瞰整片桐林。月光与远处的灯光交相辉映，水塘里蛙声一片。树上绽放的白色花朵在夜色中一朵一朵悄然飘落，仿佛星河坠落在山峦之间。如果站在一株桐花树下，几分钟后，身上很快就是桐花，地上也是桐花。林书记指着远处若隐若现的采石场轮廓，感慨地说：“那边以前是采石场，大量采石破坏了很多林地，也不利于桐花的生长。现在这里成为旅游区，采石场全部关闭了，还修建了很多徒步路线，方便游客观赏花赏景。现在这些树……”他停顿了一下，一片花瓣轻轻落在他肩头，“如今还有个安生的晚年了。”

当天夜里，狂风骤起，呼啸的风声与滴滴答答的雨声交织在一起，打破了夜晚的